

看着一张张“福”字倒贴过来,就想着回家过年啦。千万里之外动身,无论风霜雪雨,披星戴月,回家的心情迫切得像那张薄薄的车票。

作家木心说,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确,古人的生活是慢节奏的,悠闲而舒适。传统的春节,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开始,到除夕迎春,再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才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万家灯火春风陌

马明博

元宵节,古称“元夕”,又名“上元节”,是天官赐福的好日子。福是什么?一家人灯下团圆,热气腾腾的一碗元宵,成为标配。“元宵煮浮圆子”这一风俗,由来已久,宋代诗人周必大说:“今夕知何夕,团圆事事同。”

要俘虏一个人的心,首先要笼络他的胃,因为胃离心最近。一年四季、24节气,人间滋味,多为美食。春节的饺子或者春饼、元宵的汤圆、清明的青团、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腊八的粥、过小年的年糕……依序出现,味美心怡;日常生活中,“回家的饺子”喜庆团圆,“出门的面”祝福顺利。

元宵节是“新年第一佳时节”(宋·范成大)。这天晚上,家家门前高悬花灯,“拨雪寻春,烧灯续昼。暗香院落梅开后”(宋·毛滂)。走在街上,“一片笙箫,琉璃光射。而今灯漫挂”(宋·蒋捷)。

正月十五的月亮,是农历新年里第一轮圆月。一片灯影中,莫忘了抬头望月,“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宋·苏轼)。

“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唐·崔液)花灯密集,明月在天,人们蜂拥而出。出行的车辆,让宽敞的道路变得拥挤,“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通衢”(唐·李商隐)。

元宵的浪漫隐,是转眼的邂逅,“笑语盈盈暗香去”。人去了哪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宋·辛弃疾)。

有偶然相遇,也有心有所期,“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宋·欧阳修),在明月和柳梢的见证下,执手慢行,“万家灯火春风陌,十里绮罗明月天”(宋·邵伯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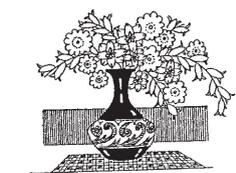
烟火人间,离不开火树银花。“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宋·辛弃疾)。一时间,大地上“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隋·杨广)。烟火升腾时,“六街灯火闹儿童”(金·元好问),最欢喜的是孩子们。

也有人见“千门灯火照街明”,一时恍惚,“自疑不是乘槎客,却傍银河星斗行”(宋·胡仲弓),以为自己撑起星槎,像神仙一样,游荡到了银河边。

古人有“元夕射谜”的风俗。花灯之下,诗笺藏谜,名为“文虎”;猜中谜底,有射虎之雄。平日埋头读书的长衫客,此夜放松身心,混迹于欢声笑语中,赏灯猜谜,“长衫我亦何为者,也在游人笑语中”(金·元好问)。

“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唐·白居易),同样,璀璨的烟花易逝。如此美好的夜晚,若不开怀大笑,岂不虚度?“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明·唐寅)。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宋·李清照)。人世间,有团圆,就有离合。人间多少无奈:异乡安顿不了乡愁,故乡安放不下肉身。长假后,返乡的远行人,辗转东西,谋生四方,在元宵之夜,与家人“两处沉吟各自知”(宋·姜夔)。



夜光杯

民谚有“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之说。如果元宵逢雪,“春还草阁梅先动,月满虚庭雪未消”(明·王守仁),或“微茫灯火共荒村,黄叶漫山雪拥门”(金·元好问),也是好事,毕竟“瑞雪兆丰年”嘛!

喜欢吃馄饨,尤其是本地馄饨。本地馄饨中又最喜两种馅儿的,一是青菜荠菜猪肉的,另一种是芹菜猪肉的。猪肉还要放得多,还最好要自家砧板上剁的。蔬菜的水分要手工控干,包馄饨时还要馅儿量足,这样包出来的馄饨才紧实,蔬菜和猪肉,又各有各的鲜味儿。

想吃青菜荠菜肉馅儿的比较容易,出小区门右转,沿着这条街直走,经过三家面店、两家早点铺子和一家饭馆儿,在另一个小区门口右手弯角处,隔着房产中介,双开玻璃门叫“月华”店名的就是。老板娘月华是本地人,貌美肤白手也勤快,边包馄饨边指挥手下边招呼顾客,啥都不耽误。店里还有她老公和她的老父亲。虎背熊腰的老公负责进货出馅儿,老父亲主要应对客人需求端碗收碗。店里还有三四位六十岁上下的大嫂,也都是本地人,干活时操着我们浦东本地川沙片口音,我打娘胎里出来就听到它,于我而言,它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在这一片乡音里吃着本地味道的馄饨,心情是愉悦的,泰然的。

馄饨中的念想

丁丽君

倒不是说作为一个浦东人不认可将“风”的音发成“轰”,而是,我对这个朋友学“轰”这个音时内心的“一丢丢”轻慢,需要表示适当的反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乡音如同父母。当然,这是题外话。言归正传说回馄饨。

因为月华馄饨店的馄饨味道醇正,满足了大量乔迁新居别离故土的本地人日渐浓郁的怀旧情结,因而就餐高峰期,小店座位就有些不够。好多人等不及就只好打包带走。他们开始是打一份回去吃,然后就会变成两份三份甚至更多。我本人就有一个月打包十次的纪录。还有很多隔天就付钱订了百只以上的,对于馄饨店的信任度可见一斑。也不知店内的这几位大嫂是不是和老板娘沾亲带故,我想其中一位可能是

参观“见字如吾——张睿书法中的桑梓情怀”展,其中有些张家家风的元素,引起我特别关注。这位状元实业家如何管教后人,又制定了怎样的家训?有一幅张睿自书的《家诫》拓片,题于1921年。上有正楷写着:“我之爱子孙,犹之古人也;爱之而欲勉之以进德而继业,亦犹古人也。与其述己意,毋宁述古人。乃援古诫子语,书庭之屏,俾出入寓目而加省。若先世言行之足资师法者,自有《述训》。”这段话是张睿要把古人的一些有关家训的文字记录在案,放在家中显眼处,让后代人时常看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中他引用了汉代刘向、三国诸葛亮、魏晋王修、隋代颜之推以及宋代朱熹等一共七位古代贤人的文字,关乎修身、齐家、劝学、慎独等内容,可谓面面俱到。此外,还有他之前所记述《述训》的内容,供后代学习。

张睿的家风

熹云

张睿之子张孝若对父亲的最大印象是:“我父一生固然是刻苦,也十分节俭。他穿的衣衫,有几件差不多穿了三四十年之久,平常穿的大概都有十年八年。如果袜子、袜子破了,总是加补钉,要补到无可再补,方才换一件新的。每天饭菜,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客,向来不杀鸡鸭。”

张睿对自己节俭确实是出了名的。他所撰写的这块《家诫》石屏现藏于南通博物院,相信参观者会被张家家风触动。张孝若继承父志,无论在外交、实业还是著述方面,都有所建树。张孝若与出身名门的陈石云婚后育有四女二男,在企业管理、音乐教育、革命事业和从政方面都堪称优秀和突出。

张睿还有一座石铭:“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海门人陈松因为乡贤这句话而受到感动,辞职回乡,开了一家“草木书店”,已经像模像样。

老板娘的娘,因为我听到过那位大嫂在低声埋怨大叔,些许的火药味里渗透着老夫老妻的家常便饭。当老板娘自己或者老板娘的老公以及老父亲老母亲都不在店的时候,其余大嫂们就会主动担当起店主的角色,她们的敬业精神真让我叹服。有一次,有个小伙子来打包馄饨,他都已经拎着馄饨盒出门了,店里那胖大嫂还追出去喊“小伙子!小伙子……”喊得小伙子一脸懵呆在原地不动了。结果显示,是胖大嫂自己怕将馄饨数少了一只。当然并没有数少。“少一只也不行啊!”胖大嫂乐呵呵地说。

尽管大嫂们马不停蹄地包馄饨,大馄饨还是供不应求,有时天没擦黑小店就打烩了。我也有好几趟吃了闭门羹呢!真正是,早一时他们铁将军把门锁,晚一刻你白跑英雄回家转。在如今内卷的历史时间轴上,这家小店却能依靠超强的个性和完美品质活得珠圆玉润。

自从看上这家馄饨店,我就似乎着了魔,别说早餐正点儿,就算有时不在饭点儿只是散步经过,也有可能进去点个单,8只大馄饨,14元。一段时间下来,弄得自己胖了一圈。

肥体壮腰围又大了一圈。眼看着囊中羞涩还需添新衣,再散步时不得不绕道而走,唉,主打一个眼不见为净不馋。

春节前,有跟我一样懒得做饭担心长假里吃不到这家大馄饨的客人,早早打听他们什么时候歇业又哪一天重新开张。是呀,既便宜又对胃口的馄饨,春节那几天反而吃不上。但春节也就那么几天,更长的春季才刚开始,后面还有无尽的日子。

作为黄孝纪的“中国乡村丛书”第六本,最新散文集《庄稼人》一如既往地视角放在了“中国南方乡土记忆和农耕文化”这一领域,不同于此前五本聚焦物与事,这次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生动书写了近四十位有代表性的、鲜活的农人,一个令人向往的八公分纸跃然纸上。

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随处可见作者对乡土的浓郁情感,那是一个农村孩子对故乡的深情回望,更是一名写作者对农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深切思考。作者通过对记忆的深挖和追寻,以不懈的努力贴近中国南方农村生活的细节,礼生如喜的多才多艺,管电员孝端的刚正不阿,砌匠井隆叔的坚强不屈……他们是乡村社会的成员,更是传统文化与乡土精神的传承者。他们的本质是庄稼人,却兼具了更多的社会职能,且在各自领域均为佼佼者,他们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为读者呈现了一个饱满而真实的农村社会画卷。

作者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作为主要书写时间跨度,这一时期是中国乡村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更是经济逐步走向繁荣的重要过程。在乡村,一些传统手艺人时间的洪流中逐步消失;一些过去离不开的职业成了历史的尘埃。一代人的乡愁,就这样在作者的笔端流淌出来。作者以朴实的语言、极具张力的书写,让读者感受到他对家乡土地的眷恋以及对乡村未来的深切关注和思考。

《庄稼人》不只是一部散文集,更是一幅幅精致的社会画卷,它召唤我们关注那些在时代洪流中的乡村与农民。作者用他的笔,为我们保存了一段珍贵的乡土记忆,更为我们开启了关于生活、现状与未来的思考——每一个庄稼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每个家庭都有其艰辛和苦难。

书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勤劳与坚韧的,承受着时代变迁带来的痛苦与挑战。正是这种从个体扩展到群体,从具体的人物形象抽象到整个农村社会的写作手法,使得《庄稼人》成为了一部有着深刻社会意义的文学作品。

《庄稼人》不仅是对乡土人文的缅怀,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捍卫。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很多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受到挑战,如何在保留传统的同时,寻求与时俱进的发展,是每一个乡土文化爱好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庄稼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即通过对普通人物的描写,展现乡土文化的韧性和活力。

春风既来,花自盛开,既从容面对每一片荆棘,也不错过每一朵花开。请看明日本栏。

十日谈

人随春好

责编:蔡瑾 郭影



圆滚滚的元宵节 (插画) 董培培

一个酝酿已久的“春之音”。卯时到。村长亲手摆奉供品给芒神与土牛——五谷杂粮,肉食瓜果。主事人执鞭(用的是柳枝,裹以红色布条),用力鞭打土牛。三下三下再三下,九九归一。接着将柳条鞭交由芒神的扮演者,接连举鞭,继续抽打那土牛。特意挑选出的强壮乡民,同时列队击鼓。烟花炸裂、锣鼓齐鸣的瞬间,参与者不禁神思恍惚,下一刻骤然又回过神来,眼眶里汪着泪,却浑然不觉。

悄然肃立中忽听得主事人一声春令,“迎春喽——”围观之人渐聚渐多,众乡人齐声呐喊,“打打打!打春喽——”驱寒与春耕,就此正式开启。

土牛要不停击打,打得越碎越好。打到最后,土牛变成一堆碎土坷垃,众人一哄而上哄抢。今年一定人财兴旺!腊尽春来,万物苏醒。假使接连几

场雨,春雨贵如油,天气却丝毫不见暖迹。立春日标志着冬季结束,但气温并不会马上回升。有也极短暂,忽冷忽热,多有反复。想起奶奶常说,“冷到寒食热到秋”——寒食清明节后,天气才会真正转暖,且逐渐稳定。

春日的午后去会友。静安寺地铁口出来,迎面耀目的橙金色。暖阳由身后的橱窗横射到室外,晶莹剔透满地。我不禁有点发怔。沉寂中惊讶地望着脚下太阳湛明交织绚烂的色泽,过往之人忍不住想要追逐它的不着痕迹。朦胧而多有春意的云朵,暖风如轻纱一般浮动,橱窗里的花已经盛开,草也嫩绿,商家迫不及待开始布景。平铺的恬静是一种精神上的豪兴,无声却使人闲逸,连带着南京西路沿途的窗明几净,仿佛也在默守着某种神秘而兴奋的期待,空气中荡漾着春意的诗的气息。

春日交响曲

王榕

南方乡土记忆

毕海林